

老花眼镜

人过五十,眼睛功能渐退,读书读报,稍久便觉吃力。别人告诉我,这叫老花。

老花的程度在悄

悄加深:先是手机上的短信,继而是报刊上的小号字,再继而是药品密密麻麻的说明书,日渐蒙眬。我常下意识把它们举远,又慢慢拉近,像是在与生理讨价还价。

奇怪的是,远处的山、街头的路牌、商店的字号,

一室无长物

卞毓方

反倒比年轻时看得更清楚。只是近处不行——偏偏,生活大多发生在近处。

医生说,这是自然现象,不必紧张。

于是我配了一副老花镜,挂在胸前,有时塞在口袋。需要时戴上,阅读书报、手机、电脑版面;不用时摘下,看路、看行人、看远方。

日久方觉,老花镜只对文字负责,对情绪无效。

看不清的误会,依旧看不清;看走眼的人,终究还是会看走眼。

世间许多真相,唯有不贴得太近时,才显出完整的轮廓。

草稿本 我写文章,习惯先打草稿。

多半是在一本练习簿上,而且是垫高枕头,斜卧于床。

练习簿的好处,是低风险、高容错。一笔在手,

龙飞凤舞,无需顾忌,也不必规矩,由着突然而至、越拉越长的思绪,一口气写下去;纵有删却、涂改、重写,也自得其乐,无拘无束。

斜卧在床上的好处,是身体完全放松。据某位生物学家说,此时负责逻辑与自控的前额叶皮层活动会略微减弱,而负责想象、情感与记忆的边缘系统更为活跃。因此,我每到写作卡壳,为一句或一段发愁,便斜卧床上,取纸提笔,灵感往往瞬间来袭,屡试不爽。

顿悟并非奖励紧绷,它偏爱松弛。

人一旦太用力,思想反而会退后。

手机

曾经晨起,第一件事,是打开手机。某日为它留言:信号满格,是天涯咫尺;电量告急,是咫尺天涯。

后来也偶然打开,为的是发某条微信,发完即关,改为阅读与思考。上午前半程写作,不碰手机,以免受扰;后半程锻炼,尽量不带,带了也无暇看。

午饭后,是我与手机相处的亲密时刻:半坐半卧,发微信,查资料。我与外界的联系,主要经朋友圈;而手机于搜索引擎之外,近来又增添了AI,搜集写作素材,愈发方便、快捷。

微信群众多,总有百来个吧,常翻看的,也就一二三四。

一者信息重复,多看无益;

再者,它消耗的,是我一去不复返的生命,以及人类本该拥有的专注与沉默。

电脑

屏幕取代了纸。

指头取代了笔。电脑写作的优势,举世共知,无须赘言。且说我的另一重烦恼:从前用笔,有“大笔一挥”“奋笔疾书”“笔参造化”,如今没有了笔,这些词该往何处安放?

不安放还不行——“笔耕”不能改作“指耕”,“笔战”不能改作“指战”,“笔扫千军”更无法变成“键扫千军”。

于是便生出一种尴尬:写到酣畅处,我仍习惯说“笔走龙蛇”“笔底春风”;称赞他人,仍脱口而

行走天地之中,鸟兽鱼虫,山川草木,形态各异,气象万千,但此时与彼时,动与静之间,所处的境地,等等,给人的印象并不相同。这是常态。庐山就是典型,一提起它,有人眼前呈现的是“日近云低”的五老峰;有人却吟出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;有人则忆起置身含鄱口,苍茫大地间那一抹隐隐的波光;有人想到的,是变幻莫测的云雾,得只闻同伴之声却不见其身,滚滚滔滔舒卷而来,潇洒洒地擦身而去,留给山川草木,都给清洗一般的洁净明媚,还有体肤毛发的一身润湿。此时此刻,才发现如此亲切,却又如此轻浮迎接你的,不是云,不是雾,似烟,也似雨:烟雨!

这是1977年初夏,我的亲身经历。山下天朗气清,一登上庐山,牯岭给我的,却是这样一份“见面礼”。五老峰、含鄱口、仙人洞、悬瀑……都留下了足迹,但都落在这片迷离混沌的烟雨里了。赞美庐山的诗文连篇累牍,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至千般恨不消”,就最鲜活地刻在了心里,使我成了这个世界上与此“遗憾”绝缘的幸运儿之一,够得上有资格指点庐山的“庐山客”,尽管烟雨之中说烟雨,所识未必是真面目。

拉开一点距离,对于提升客观认知的准确度,当然重要。此时与彼时,动与静之间,所处的境地等因素以外,文化取向则是最重要的。

就说三山五岳。历来流行的品评,是“雄”在泰山,“险”在华山。一到了那儿,它却直率地告诉我,“雄”的是华山,泰山有的是“尊贵”。

当然,此说并不意味华山无险,泰山不雄。华山的险,不只是临危

却步的那种惊险,而是因险而更显雄峻的那种险。其山体峻峭挺拔,拔地而起,堪称“一柱擎天”,雄踞千山万壑;一投入怀抱,状如刀削斧劈的峰峦无处不相逢,垂直的山崖,深邃的沟壑,不论杨慎的“金天削出翠芙蓉”,袁枚的“绝壁纳双崖,白云埋半腰”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为此,我是心怀敬畏去“探险”的。然而,到了华阴古镇,一跨下长途汽车,劈面扑来的,却不是一个“险”字可以形容

此山此水属于我

俞天白

的了。阳光投射在山体上,光与影聚合下的身姿,实在太雄伟了,雄伟得散发出一股逼人的霸气,使敬畏转化成了高山仰止的敬仰!这不就是“巍峨”的“雄伟”吗?是身与天齐,举世无匹的“豪雄”,是结实、稳沉得无法撼动的“魁伟”啊!丰硕厚重,深邃莫测,“雄”气逼得周边的所有,都被“雄”化了,包括惊呆了的我,说不清我是人,还是草木,而且经过千尺崖、百尺峡、长空栈道……需要爬行而过的那些险要以后,仍然陷入分不清是人是草木的混沌感中。华阴古镇上举头一瞥所获的雄姿,就这样刻在了心里。“险”就是“雄”,“雄”就是“险”;“雄”“险”难解,正如“雄”“伟”难分。只觉得奇怪,称了“雄”的泰山,怎么没有给我这些感受?

不错,我到过泰山,领教过被誉为“岱宗”的那个“雄”。

那是1983年初夏,经由曲阜的孔庙登临的。泰山脚下,没有一处像华阴古镇那样的角度,在一瞥间,

制造出“巍峨”的气势“逼人”的视觉效果;在地质学上,此处属典型的阶梯状抬升地貌,一级级台阶,经中天门、南天门……把我送到了玉皇顶,才出现陡峭的属于片麻岩的南坡断崖,才有了云雾翻涌令人惊叹的“天界仙境”。应该是“会当凌绝顶”了吧,但也只是“气象奇观”而已,而不是“山体雄姿”。好在已经意识到,为什么要把“雄”字奉献给它了。沿路林立的赞颂圣贤、显示皇权如何神圣的石碑、石刻,都在展示它尊贵的身份,从秦始皇开始,汉武帝、唐玄宗,都曾经在此举行隆重的“封禅”仪式,使它成了彰显功绩、巩固统治,借“天人感应”思想,以“天命所归”来宣扬“君权神授”的祭坛和道教的一处道场!“天下第一山”之名,便是这样来的,既然是“第一山”,既然是“五岳独尊”,都到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地,谁还有资格、有胆量称“雄”?观赏“红太阳升起”最佳角度之类,也就非此莫属,其实,在我曾经观赏日出的几处景点中,黄海海面的,大漠深处的……泰山的玉皇顶并不是最精彩的。

就这样,庐山的烟雨、华山的雄伟、泰山的尊贵,都分别以特有的方式,展现自己的个性,叙述着自己的故事,是耶非耶,虚也实也,身临其境,收获的则是自己的感受,扩展的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,游山玩水,寻求的就是这一类能与它们交流的契合点,使此山此水乃至整个天地属于我,属于那个不排他的“我”。不管山山水水如何乔装打扮,不管沧海桑田几度,站在纵深处的,始终是人,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都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展示。

追寻“瓦尔特”的足迹

戴存亮

近几年,出国游中巴尔干这条线路很火。巴尔干,波黑基本上都

会去。我们这一代人,对于萨拉热窝有着至今难以忘怀的情结,那是源于当年风靡一时的前南斯拉夫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。同行的一位团友,一到铜匠街,就不由自主地说出瓦尔特那句富有诗意,充满激情的台词:“空气在颤抖,仿佛天空在燃烧。”

在萨拉热窝,影片中的瓦尔特仿佛浮现在眼前:登上黄色堡垒,俯瞰萨拉热窝,整个城市尽收眼底。瓦尔特和他的游击队员在这里集结,从这里出发,在萨拉热窝大街小巷来回穿梭,给予德寇致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”敲打起来,用声音掩护游击队员。

影片结尾,德国党卫军上校冯·迪特里希带着沮丧与失败的情绪离开萨拉热窝,他无奈地说:“看,这座城市——他就是瓦尔特。”正义战胜邪恶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

命打击;钟楼在影片中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瓦尔特在这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”敲打起来,用声音掩护游击队员。

影片结尾,德国党卫军上校冯·迪特里希带着沮丧与失败的情绪离开萨拉热窝,他无奈地说:“看,这座城市——他就是瓦尔特。”正义战胜邪恶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命打击;钟楼在影片中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瓦尔特在这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”敲打起来,用声音掩护游击队员。

命打击;钟楼在影片中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瓦尔特在这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